

香

阿公過世後，妳傷心不捨，哭了數回，忽而一天午後，妳發現妳失去了嗅聞的能力。

起初，妳以為那是像感冒鼻塞的症狀，不以為意，然而一週之後，洋蔥嗆鼻的辛辣、黑咖啡深烘焙的焦香和紫羅蘭層層交疊的花香妳都無法知覺，妳這才驚恐。

那一段日子，白天是無味的世界，而夜裡妳卻不斷的夢到阿公。

三合院中，金黃的線香散落一地，竹筐裡的老山粉也打翻了，阿公像被人召喚似的奔出大埕，妳看到他漫無目標的走在曠野，卻是彷彿嗅著什麼氣味，奮力的追尋著。妳喚他，他無視於妳的存在，妳訝異的望著他消失在地平線，等妳恍然向前追趕時卻迷失方向，因為妳聞到的只是無盡的空無……。

就像被囚在一副亮透的水晶棺中，妳看著陽光下花紅樹綠，山青水明，人們笑語燦爛，而妳卻籠在灰暗陰霾中。那種深沈的難受，不只是失去享受芳香的趣味，更在於無法與人交流失落的感受，一種被隔離於外太空的極度孤寂，伴隨陣陣莫名的恐慌和焦慮。

妳趕緊到耳鼻喉科求診。醫生將內視鏡深入妳的鼻腔反覆搜尋，妳看著螢幕上陌生的黑影，一如探索不知深度的鐘乳石洞，膽顫徬徨。醫生的話語絲毫沒有給妳復原的希望，嗅覺喪失症，數百萬分之一的特例，而妳竟是那少數不幸的人兒。奇怪的是妳鼻腔中結構正常，乾淨無息肉，沒有鼻中膈彎曲，也未因頭部外傷使嗅覺神經路徑受損，找不出合理的病因。

不只恐慌和焦慮，還有心虛。當妳在客人面前稱頌薰衣草安神助眠的幽香，或是以激昂的表情宣揚迷迭香活化細胞的功效，妳不自覺心搏急促，臉頰微熱。雖然嗅覺活動隱隱跟著呼吸律行，濃淡有無，香臭自知，不像視障者推銷彩畫惹人疑惑，沒有人會察覺妳的失能。然而，妳同時也褫奪了被瞭解和同情的權利，因為六十億人口中同病相憐者微乎其微。

消炎藥無效，類固醇失靈，妳轉求中醫。鶴髮童顏的老國醫在妳的鼻翼兩側迎香穴上各紮一針，彷彿要放掉人球中累積多年的毒氣，又在妳雙腳拇趾的反射區來回按壓，試圖提振嗅覺細胞，妳咬牙含淚，忍受陣陣痠楚。老國醫得知妳是百貨公司薰香精油的專櫃小姐，猜想妳是讓各色香氣刺激過度，以致於嗅覺過勞，於是建議妳讓鼻子休息一陣子，讓嗅覺神經

休養平復，回到生命初始的純真與靈敏。接下來的日子，妳請了長假，用口罩過濾一絲一毫的氣味分子，拒絕美食，飲食憋氣，然而，一切都是徒勞。

妳說，妳大約可以感受阿公得到老年癡呆症的心情，那種自絕於外物的窘況應該跟妳類似。不過妳不確定，忘記家人，忘記邊界，又忘記自己的人，還記得痛苦嗎？還有忘了曾經遺忘許多事，是否也是一種解脫的快樂？如若果真如此，妳反而羨慕阿公。

妳的男友要求妳先去看精神科。他是妳情緒的探針，妳那比吵架哭泣時更多的眼淚，坐立不安的神態，以及輾轉在夢境中的喃喃嚶語，顯示妳的心靈生病了。

精神科醫生和藹耐心的聽妳訴說。妳壓抑著恐慌，費盡唇舌要描述種種感覺，卻像是繞著圈子，無法帶領他進入妳痛苦的核心。妳得到的回饋是一堆安眠藥、鎮定劑和解憂丸，外加一個預約的心理諮商師。走出診療室，如同經歷過的種種無效療程，妳無法控制的揣想自己預約了另一個絕望。

藥物自有他的神效，至少讓妳昏昏沈沈，減少敏銳的感知，阻斷碰觸痛苦的進程。妳又想到阿公，他生病之後，是否也在渾渾噩噩中度日？但至少他還會讓香氣誘引，跟著別人跑，還有能力在飄渺的空中捕捉方向。然而，藥物只不過是對治了妳的併發症，主要的疾病，嗅覺喪失，卻像個狡猾的逃犯，天涯海角無處尋他正法。

心理諮商師是個冷靜得叫人發抖的小姐，神秘的眯眯眼中似乎蘊藏一針見血的深厚功力。在聽妳吐了一連串的苦水之後，她調暗光線，令妳躺在舒適的長椅上，輕輕闔上雙眼。她數著指令，引領妳逐步放鬆身體的每一塊肌肉。不知花了多少時間，妳終於能對抗緊張焦慮引發的僵硬，將她視為另一個妳。在另一個自己之前，自己是不需要做作的吧！妳這樣想。

先從氣味喪失那一天談起。

那是阿公頭七之後的第二天，妳回到台北租屋，午後氣溫舒適，妳拉開窗簾讓陽光灑入。法事沈悶而冗長，加上連日來沒能好好睡眠，使妳疲累不堪，於是妳在櫥櫃中拿出一包花茶，放入雅致的玻璃壺中沖入開水。那是名為「寧靜午後」的花茶，由薰衣草、馬鞭草和玫瑰組成，能抒解壓力，鬆弛神經，幫助睡眠。妳期待藉由它的撫慰小事午睡，進入久違的夢鄉。

嬌小的火光在小白燭上微微顫動，炫麗的深紫紅湯汁給人溫暖而愛戀的聯想，輕霧般的

白煙從壺口緩緩蒸騰。妳湊近吸一口氣，以濕潤的鼻腔、飢渴已久的神經突觸和血液中難以數計的化學感知因子，準備迎接那醉人的香氣。然而，如同囚在一座密閉的玻璃屋中，妳瞧見街上行人雜遝，個個以生動豐富的表情相互交談，而妳卻聽不到任何聲響，掃過妳身上的眼光無數，卻沒有一抹為妳暫留。妳竟然聞不到一丁點熟悉的花香。

妳預知有不祥的事要發生了，於是不管燙口，急啜一口茶湯。唇舌濕潤的瞬間，妳也跌進了空冷的黑洞，原本香濃的漿液只是平淡無味。妳反覆品嚐，努力覺知，盡是枉然。妳納悶著，點燃薰香燈，滴上兩滴茉莉精油，然而馥郁而甜美的花香也未如往昔悠悠飄進心田。茉莉精油極為珍貴，八百萬朵只能提煉出一公斤，具有安撫悲傷的功效，堪稱精油皇冠中最閃亮的寶石。而那時的妳，卻是被脫去貴族服飾，無緣一睹的平民百姓。

說到這兒，妳哭了。妳說妳十分懊惱，二十多年來，妳曾經興匆匆的蒐集過許多味道，可惜接近兩億次的呼吸，妳都沒能用心理解分辨，遑論研究分析。而今失去了嗅聞的能力，呼吸只為了無謂的生存，妳不知該如何面對未知的人生。

諮商師不要妳想未來，她要妳回溯過去，說說曾經難忘的香味片段。

有啊！妳說香奈兒五號。國中暑假，妳和玉貞姐換上漂亮的洋裝，從大甲跑到台中市逛百貨公司。那天非假日，生意清淡，專櫃小姐打發無聊時間，竟耐著性子對兩個小女生介紹名牌香水。她說這香水會增添迷人的女人味，說瑪麗蓮夢露睡前總是一絲不掛，只擦上幾滴香奈兒五號當睡衣，妳和玉貞姐羞紅了臉。專櫃小姐述說香水的成分，妳依稀記得有橙花、茉莉、玫瑰、檀香和香草。這其中妳最熟悉檀香，可是檀香的氣味只不過是鋼琴小曲，香奈兒五號卻是香氣馥郁，層層疊疊，如同偉大的交響樂。妳貪婪的啜飲那香醇，直到醉了為止。

玉貞姐是妳老家的鄰居，大妳三歲，就住在妳們三合院後面的巷子裡。妳們倆的阿公是換帖兄弟，常常相約到媽祖廟前榕樹下喝老人茶下棋，也就因此，從妳國小被帶回阿公家住之後，她便是妳最好的玩伴。妳說玉貞姐常帶給妳香味的驚奇，當妳還只是含著橘子香的金柑糖時，她請妳吃充滿桂花味的口香糖。不只如此，她蒐集了許多百合香的卡片和玫瑰香的鉛筆，身上撲了香噴噴的嬰兒爽身粉，還帶妳去夜市買了好幾瓶十元的化學香水，頭上腳下亂噴著玩；就連她們家的廁所刷洗之後，也都灑幾滴明星花露水，增添豪貴氣派。

那些香味，妳如今回想起來，雖然如五光十色明滅閃耀的霓虹燈，粗俗野烈，但當時卻激發妳少女懷春的情思。妳喜歡玫瑰的馨甜，一種說不出的奔放和浪漫在妳小小心房中熱情衝撞；妳也愛吸納百合靜雅的幽香，又愛幻想教堂清脆的鐘聲，將兩者封入心瓶，釀成純白色的愛夢，沈醉其中，久久不醒。妳因此時常流連在她家，捨不得回去。

相較之下，阿公家便顯得沈悶寂寥。阿公是製香的師傅，香，線香，拜拜用的，妳說家裡的氣味就是那樸雅的沉木香和檀木香。阿公說沉香粉點燃後甘甜醒腦，檀香粉則是清香順暢；檀香還分印度老山香和西澳新山香，老山要比新山好。但對妳而言並無分別，全都是一味的古老、沈穩和嚴肅。而三合院裡的氣氛總是一成不變，散落一地等待清理的竹頭木屑，倉房裡幾包棄置一旁受潮發霉的香粉，天花板的蜘蛛網，牆上的黑黴斑……。在這兒，阿公午飯過後會躺在竹椅上小睡片刻，空氣彷彿靜止，只有煩人的蒼蠅嗡嗡作響。

妳說妳不是嫌棄阿公，畢竟妳會從事精油買賣，多半也受了木香撲鼻的啓發。在迷戀上玉貞姐家之前，妳也曾經崇拜阿公製香的好功夫。在幼稚園時期爸媽未離婚之前，妳們一個月一次從高雄回大甲老家團聚，妳最愛遠遠的站在水缸旁看阿公掄紙扇，雙手還摀著鼻子，以防粉塵撲來害妳打噴嚏。而製成的線香整齊的鋪在木架上，火紅的香腳搭配金黃的上身，在豔陽的烘烤下，像窯爐裡的麵包飄散出成熟的香氣，好看極了。

對了，妳想到了。似乎是妳最遙遠的氣味記憶，除了醫院裡的藥水味和溫暖的奶香，就是濃濃的木香味了，妳猜想是阿公正抱著妳吧！

至此，諮商師喚醒妳。她說，很好，很順利，妳回想到初生時的情景了，這表示妳不知覺的進入催眠的狀態，這對病情很有幫助。妳不禁精神一振，帶著久違的笑容離開諮商室。

啊！那些好久不見的老友都回來了，桂花、百合、玫瑰、香奈兒五號……。妳感謝諮商師引領妳回憶香氣時光，在那當下，妳重新擁有嗅覺，體驗了闊別已久的享受。妳愛上這經驗，並期待下一次的預約。

接下來的諮詢，妳暢談童年經驗的各種氣息。妳說每個月十五，交了貨之後，阿公會帶著他的香，牽妳的小手到媽祖廟拜拜。廟裡香煙繚繞，媽祖婆端坐在神龕上，彷彿高高飄在雲層中。阿公領妳誦念祝詞，祈求神明保佑妳平安長大。空氣中夾雜檀香和沈香的味道，很

莊嚴，很靜肅，使妳感覺煩悶卻又不敢造次。但是出了廟門，來到小吃攤，妳就活起來了。烤小卷的焦香、鹽酥雞的胡椒味、炒鱈魚的洋蔥甜、肉羹麵的筍肉香在空中交纏成一張美食網，誘得妳口水直流。阿公總是聽妳的，妳想吃什麼，吃得下什麼，他都陪著妳。

小五那年，有一次老人會旅遊，阿公帶妳一起去台北遊覽。妳第一次發覺氣味的新大陸，冷氣送出的涼風有一股新鮮山林的沉味，柏油路蒸發的焦臭有新皮革的派頭，汽機車排放的廢氣裡混著男士髮油的黏膩，就連夜裡七彩霓虹燈閃爍，妳也都能聞到紅酒裡熟葡萄的甜香，還有馬路上人們時髦服飾飄然閃過時，闊展勢力範圍的各種高級香水，都叫妳魂牽夢縈。

回家之後，妳將所見所聞跟玉貞姐分享，卻惹來她訕笑。鄉下土包子，她這樣說妳，她的姨媽就住在台北，她每年暑假都去住一個星期，城市的多姿多彩百倍於鄉下，她早見怪不怪。妳好生羨慕她，家裡有爸媽，還有個都市的姨媽，而妳的媽媽離婚之後不知去向，爸爸遠在高雄上班，妳的不如人，轉化為對她的崇拜與追隨。至此，妳對大都會充滿期盼和嚮往。

也就是那時開始，妳偷偷跟她跑到台中市逛街，一一征服各家百貨公司。妳們總是意猶未盡的討論設計精美的名牌服飾、閃爍耀眼的鑽石項鍊、描金填彩的骨瓷花茶杯、柔軟富有彈性的獨立筒床墊……，每一樣東西似乎都沈浸在華麗繁複的花香之中。妳們交換著歐美商品資訊，還有到都市謀生的計畫，將來要賺取大把金錢，坐擁容華尊貴。妳開始看不慣鄉下的一切——阿公午睡的破竹椅、廚房裡讓煙燻黑的大灶、稻埕上飄散臭氣的狗尿和雞屎、腐朽的破木桶、老掃把，還有那一缸永遠靜止，只有浸下竹枝才泛起點漣漪的發酸的水。

高職畢業之後，阿公拜託香舖店老闆給妳個櫃臺的工作，妳雖不十分樂意，倒也勉強接受。而兩年後，玉貞姐卻遠嫁台北，真正成了都市人。有一回，玉貞姐回娘家，跑來跟妳閒聊，說起台北的進步日新月異，激醒妳童年的夢想。她還說剛剛去媽祖廟上香，聽到賣香的婦人們竊竊私語，說是某人因為月事來了還到廟口賣香，結果一整天也賣不出一包，說媽祖婆真靈驗，不喜不淨之身。玉貞姐說得得意，掩著嘴吃吃的笑，而妳卻自憐的想著自己——另一個賣香的女人。臨走前，玉貞姐說，這麼一個水靈標緻的姑娘待在鄉下，真是埋沒了。

妳和阿公相依為命，然而妳倆的緣分像阿公的線香燃出的白煙，初初像一張密實的網，但注定要消散。透過玉貞姐介紹，妳獲得一個百貨公司專櫃的工作，販賣精油，一個妳十分

有興趣的新挑戰。妳綺麗的猜想，老天將妳生在香氣之家，再接受玉貞姐青春花香的洗禮，原來都是為這最後的芬芳鋪路。但是阿公怎麼肯哪！一個女孩子家，離鄉背井，拋頭露面，雖然有朋友接應，但總叫人無法安心。

沒了妳，阿公成了孤單老人，生活上無人陪伴，起居無人照顧，他當然是不願意的。可是那是妳的夢想啊！一個難得的機會。真要窩在鄉下一輩子嗎？總該也有一天要嫁人吧！祖孫遲早會分離。妳說販售精油是銷售感覺、記憶和時光，能帶給別人幸福，那是很棒的工作，阿公說他不懂，線香和精油真有那麼大的差別？妳努力說服阿公，說工作穩定之後，存了錢買了房子，將來會接他到台北享福。連哄帶騙下，阿公拗不過妳的堅持，還是讓妳走了。

新生活一開始頗為新鮮。佛手柑香甜，味似橙皮加檸檬；乳香有清新樹脂香，卻帶點辛辣；天竺葵是甜甜的玫瑰花香；丁香氣味強烈具有穿透力；快樂鼠尾草含有甜中帶辣的藥草味及堅果香……。在新訓時接觸各種精油，都是前所未聞，每一道呼吸都是驚豔。妳深深佩服西方人將事物化簡為繁，精密分餾出天地各色氣味的精神。

然而奇怪的是，在香草世界浸淫久了，妳卻失去靈敏的感受，原先感到新奇醒腦的諸多氣息，漸漸的也只是貨架上平凡的商品。嗅覺疲勞，正所謂入芝蘭之室，久而不聞其香，妳國小時便讀過的生理現象。當妳感知這現象來臨時，妳也恍然大悟，以前和阿公在一起時，不會感受他的好，他的愛，而今離他遠遠的，卻覺得孤寂。

妳開始懷念屬於阿公的氣味。不只木粉那濃郁沈靜的香脂味，還有飄散在大灶旁的菜脯蛋香，甕裡湧出的鹹菜的酸甘甜，滷味裡帶點辛辣的八角香，雞酒裡富含薑味的醇厚麻油香和米酒嗆——在妳學會煮菜之前，阿公是妳的總鋪師。

妳最愛坐在腳踏車後座，讓阿公帶妳大街小巷亂逛。有時經過晒穀場，妳會聞到米糠和著乾燥陽光的滋味；有時路過媽祖廟埕，妳會聞到金紙燃燒的焦臭混著鞭炮的煙硝；有時騎過水芋田，妳會嗅到苔蘚攪合爛泥巴的土味——在妳學會騎車之前，阿公是妳的專屬司機。

阿公粗糙的指頭有菸味，他的口中有茶香，他的梳子有油垢氣，他的刮鬍刀有乾酪臭，他的汗味中有木粉香。在阿公的呵護下，妳吸收空中每個氣味分子，一如專注吸吮母乳的小寶寶，無憂無慮。在遙遠浮躁的台北夜裡，屬於阿公的氣味總莫名的飄到妳鼻頭，勾誘妳張

開雙眼。它們將妳縈繞包裹，隔絕妳和城市接觸，宛如改變時空，帶妳回到熟悉的從前。

從此妳徘徊在不孝的自責和實現理想的壓力之間，在送往迎來，販售精油背後夾帶的浪漫幻想之後，妳擔心他孤獨一人，吃睡不知正常否，身體有無病痛。有時妳打電話問安，有時妳回家探望，阿公都不太搭理，彷彿妳深深傷了他的心。夜深人靜時，妳得重複白天的操作，靠精油的種種功效來壓抑滿溢出來的內疚。

在都市工作久了，妳背負業績的壓力，感染快速的步調，妳原以為妳是個以香味來為人治病的醫生，不料到頭來，妳也成了患者。妳每天與來客交流約定俗成的刻板印象：花都巴黎閒適浪漫、大蘋果紐約時尚前衛，普羅旺斯鋪地的風信子和薰衣草在空中演奏一場花香的圓舞曲……。直到妳存夠錢前往朝聖，看見香榭大道垃圾滿地，紐約的貧民窮凶極惡，普羅旺斯的農人也和阿公一樣，工作後飄散男人的汗臭，妳不禁為過往的無知感到羞愧。

阿公失蹤的那一天，妳接到玉貞姐的媽媽打來的電話。玉貞姐的阿公找人下棋，卻遍尋不著妳阿公，還以為他到台北去找妳了。妳的心頭猛的抽悸，火速請假回老家。妳騎機車在大街小巷穿梭，花了整天時間也問不到阿公的蹤影，妳心急如焚卻又無計可施，彷徨中，妳將車子停在媽祖廟口，跪在媽祖婆前虔心祈求。報了案，一夜難眠之後，妳夢遊般的在三合院中繞圈，看著曾經遭妳輕視的景物，如今一件件少了主人，顯得多麼可憐，多麼淒涼。

兩天之後，阿公回來了，他居然跟著桃園來的進香團，上了遊覽車流浪到南崁，所幸導遊和當地警察幫忙，才查出他的身份將他送回。那天夜裡，當阿公踏進大廳時，妳的驚喜很快的轉為惶恐，因為他似乎不認得妳了。他表情冷漠，肌肉僵硬，憔悴不堪，身上發散酸腐味，面對妳的關懷，始終無動於衷。他只是不時的昂起下巴，在空中嗅聞那一縷縷香爐裡飄出的香煙——妳不久前在阿嬤神主牌前祈禱，插下的三炷香。

在醫生那兒，妳聽到晴天霹靂的消息，老年癡呆症的中期。妳不敢相信由於妳的離去，誘使阿公生病失能，而他不太搭理妳的現象，原來是初期症狀，妳卻沒能及早發現，妳陷入自責的漩渦中，無法自拔。妳想辭職回家照顧他，卻無法負擔醫療與生活開銷，幾經掙扎，無奈之下將他送進安養院，卻不知將他隔絕於人世。短短幾個月，他便急速惡化，語無倫次，明顯智能退化，失去生活自理的能力。他的生命力就像燃盡的線香，只剩冷冷細細的的香腳。

說到這兒，妳激動的抽搐，淚水不住的流著，似乎必須如此才能洗掉滿腔的罪惡與愧疚。

諮商師又喚醒妳，她說要教妳送東西給阿公。

送什麼？妳納悶的問。

諮商師說，一般都是送光球，妳的情況特殊，就送香球好了。

香球？聽來多麼新奇有趣。妳掌握的精油少說也有百種，哪一種香好呢？

各色香氣在妳腦中輪番閃過，停留駐足的還是那兩味。於是妳認真的聽講，努力冥想。

於是，每晚臨睡前，妳會靜心閉上雙眼，幻想自己是個巨大的薰香燈，妳在燈池裡滴上檀香精油，從溫熱的心中燻蒸出一團巨大的香球。那香球清朗透明，溫和舒爽，妳將它輕輕捧起，送給眼前的阿公。送完一球，妳又燻蒸出一球沉香，輪流不停的給予，直到入眠。

那些日子，妳的夢境轉變了。偌大的三合院中，阿公握住一束竹枝浸入水缸，再蘸上具有黏性的楠木粉。還是幼童的妳穿著拖鞋站在一旁，熱烈的期待著，阿公卻挪移下巴，示意妳後退。接著，竹枝移到高高堆起的香粉上，阿公吸口氣，熟練的掄起來，宛如撐開一把巨扇。一時粉塵撲天飛騰，就像金牌總鋪師翻炒一鍋燃燒的焰火，歡鬧的晚宴即將開幕……。

阿公做百日時，經文繞樑，鈸鑼喧天，妳點燃阿公的香，走在無味的茫茫白霧中，妳凝望他的相片，陷入幽思。迷濛中，妳看見阿公發出柔雅的白光，從照片中向妳走來，他張開雙臂，呼喊妳的名字，就像妳尚未離開他之前的每一天。白煙綿成一張巨網將妳倆包圍，一股熱熱的流體滲進心肺，溶入血脈，溫溫的按摩妳的臟腑，妳不禁歡喜落淚。

淚光中忽感暝眩，妳的鼻腔中襲來退潮般清涼而爽朗的舒適，一位樸雅、熟悉而教人安定的老友自空中神秘降臨，輕輕敲扣妳心門——此刻，妳發覺妳的鼻翼正緩緩顫震，如花朵般盛開……。